# 楚詞箋註

# 自叙

箋疏傳註分四家世儒混而一之箋之爲言綫也不多之謂也讀者之悟與作者之意相遇於幽玄恍惚之地一綫孤引竟欲悠言其文反畧於作者而以作者爲我註脚此爲上上人語也註則句

櫛字比求先故推義類入泥入水現學
究身說法此爲下下人語也不屑屑於
逐句逐字之櫛比止擇其要時爲疏導
如水去滯如草去穢每一章節不過數
處此爲中人語也取作者之意傳而出
之識窺岷源學如大海本末始終鉅細

精麤靡不該攝條貫謂之傳此包上中下人而爲語者也是故註繁而箋簡傳至繁疏居繁簡之間傳始於孔子十翼包羲文乃能言羲文也註始於周公爾雅以天地爲經而以我註之也疏則漢儒專門箋則儒書罕見多見於方外如

禪家着語四家評唱白玉蟾於道德等經是也然而世之不正其名者衆矣毛公於詩本註與疏而乃謂之箋向秀之於莊酈道元之於水經本傳也而乃以爲註程正叔於易本註而乃以爲傳陸機草木蟲魚倘謂之註則堪與毛詩爾

雅僉行而乃又謂之疏在毛程則僭在
陸則舛在向鄘則降甚矣正名之難也
予平生爲傳止易與詩箋則微見於易
眼一書至於後世註疏訓詁之文見之
輙欲寐甚且嘔吐繼之終日不平況執
筆而爲之乎癸巳復過雲陽門人執楚

詞爲問因取而觀之爲註家塗汚極矣
天問一篇雲霧尤甚乃拊几嘆曰屈子
千古奇才加以純忠至孝之言出於性
情者非尋常可及而以訓詁之見地通
之宜其蔽也且夫騷本詩類詩人之意
鏡花水月豈可作實事實解會惟應以

微言導之則四家之中箋所宜有事也
於是箋離騷次九歌九章及宋子九辯
招魂大招諸篇獨是天問旣被人解壞
箋則愈益不解乃爲註以明之自天問
有註又念離騷爲楚詞開篇不妨仍爲
中下人入泥入水使開篇便知大意則

以後曲折竟如破竹矣是以離騷有箋
而復有註天問則有註無箋九歌以下
則箋詳而註畧招魂大招則箋畧而註
詳各有取爾也又提天問於九歌之上
與離騷並比世本序次稍爲更置者以
俱爲屈子集中大篇若鳥雙翼若車二

輸使讀者先觀其大則屈子之至性與
屈子之奇情觸目如有見觸耳如有聞
九歌九章等篇特其一端耳凡三十日
而書告成嗚呼吾於是重有感焉自古
聰明聖智之士不見之功業必見之文
章見之功業者必與臯伊並價見之文

章其不幸也然亦必與六經相上下史氏所謂爭光日月也向令屈子遭時遇主則其文章全發舒於經綸謀議之地後世烏從而知之惟其有才而無命盲學而無時也是以長留後世之悲歌而亦無所見其不幸焉嗚呼使余而亦爲

訓詁之文者豈非屈子時命之累更數
千年尚相波及也哉謙道人自題

自敘末

# 後序

其年月日梅先生楚詞箋註成成三年而授安成陳子覯讀之因申其序之之意於後曰意不盡于所註者也故能注意又不盡于是注也故能箋斯二者詳約歧焉而乃不僅歧于詳約是故箋註之義明而後箋註之道備近世竟陵有言離乎其所註者而猶能爲書注者之精神能自立于所注者之中而又遊乎其外者也先生自道之矣包羲文乃能言羲文其是之旨歟楚詞之爲書也推尊之者謂其及　孔聖時

當錄之經夫經之與否非後人能知要其書蓋性情之書也宋景以後倣傚者數十家詮釋者則不下百家然東方賈楊而下不免有形似神似之異至于詮釋漢有不能盡得之劉王宋有不能盡得之朱洪者何以故豈其學識才之爾殊也哉雖然紫陽氏則偉矣集說辨證序云先生當慶元退居之時六經皆有訓傳其殫見洽聞發露不盡者萃見于此嗚呼偉矣以先生之敬心質言凡其所注如脪六經之嚴今先生值遭晦之際篤不息之貞易詩書三傳久行于世

有以廓千古之秘而奪百家之氣者而發露于是書業又如此淵核幻逸絶貫孤迴闢詭瀹變快無遺藴覯手是編于顛沛造次之中屢閱月而深求之而嘆服乎紫陽於先生所同與先生于紫陽所獨者又豈其學識才之爾殊哉質的設而天下之手無異鄉日月揭而天下之目無異屬聖人之道獨立于中而天下之心無兩從箋注者楚詞之日月質的也天下後世之手目其一矣夫嗟乎先生于思陵特由艮司牧晉名侍御五年報政厚庶膺德一奏入御當宁動容

其爲菌不改芳䍦不易騁固已譜譯于潘鮑花驄矣又奚待于正䙝含毫而後稱述作哉林渭起應辰之撰龍𡸁楚辭說也謂屈大夫不沉于汨羅葢比于浮家逛跡之意覯深信以爲然敢併質之先生

門人陳于覯拜譔

李謙菴先生楚辭箋註後序

江與楚介春秋時隸吳吳亡遂折入于楚今稱兄弟之國士大夫率刻厲名節持論高亢而楚則鋒距尤甚焉其風土激壯有固然者吉水李謙菴先生獨深于性命之學其令吾邑也扳莛澄水大率以剛致治而膏霖溥被至今遺愛尚在棠茇之間殆得剛柔之正者乎既以侍御史休沐旋里遭亂隱居手注詩書易大三傳成閒以其餘爲楚辭箋註標義弘遠多昔賢所未及吾友魏子存視楚學政歸得之喜動顏色

而余則爲之涕下不已也歎曰傷哉先生之志乎先生家藏萬卷胸具五嶽抵其廉鍔可以大用於世屈平之屈離而紉蘭也七年勞吏八月臺班適以其宗老懋明先生進位總憲循例乞身迨懋翁殉闖逆之難先生北望陵闕流涕汍瀾屈平之涉江而哀郢也旣而遯跡空山寒林弔影亂峰幾簇哀猿四號抱膝擁書燈昏漏斷屈平之抽思而惜誦也先生之志非猶屈平之志乎太史公曰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

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是猶淺之乎窺屈平者耳屈平以宗臣被放懷王乃輕身入虎狼之秦流離不反楚人哀之此君父之感屈平所憔悴江潭之死靡悔也豈以其身之窮困遇之否塞介介哉先生壯年筮仕逮老而未獲一展終身巖穴窮愁著書其遇雖不同而似有同者宜其精神洋射曠百世而相感者哉余與子存均以文字受知先生有國士之痛焉梓成敬敘於末簡如此門人錢繼章拜跋

序

自漢代宗尚經學其時諸儒之以經名家者訂補殘缺訓詁辭義而傳註箋疏各自成書以傳於後沿唐及宋大儒輩出作者益繁矣然其書大抵依經切句傳會疏解無詭於經文大旨而已非有深思妙悟傑然偉構能於經文之外獨標其所見也唯周易一編人更數聖世歷三古其文列於爻彖象繫其原托于河洛龍馬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在羲文周孔已無當同後之爲傳註箋疏者各昇其所獨得而無不與經

合如江淮河漢綿延萬里終當朝宗于海耳外此有
南華離騷其名理文藻與經爲表裏歷數千百年讀
其書如見其人或尊之爲經而傳註箋疏亦多各抒
其所獨得而無不與作者合葢南華言理之書也其
指高曠微渺惝怳幽深流而不滯慱而不煩得莊子
之學者皆能合天倪會自然而不必剽竊其論郭象
註莊後人亦謂莊註郭象非所云通理者耶離騷言
情之書也其詞繼三百篇之後旨最近於風人哀而
不傷怨而不悱詩亡騷作屈子殆情深而正者與齊

之美人香草以申其義援之山鬼漁父以廣其說而總不離乎忠孝者近是貞人誼士讀其辭而感之所爲傳註箋疏豈徒牽合文義云爾將以明其志感其遇惻愴悲思結撰變化千載而下頑廉懦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吉暘李石守先生在崇禎朝以經術文章著並令敝邑治行爲海內最時予在諸生中先生亟稱其文遇以國士已卯鬮試已受知於先生擬冠一經會有尼之者不果先生後知爲余臏歎惜久之未幾拜侍御史直言正色傾動一時適先生季父爲

都御史以廻避例歸里遂有甲申三月之變先生慷慨棄家入山往來楚粵間行吟澤畔憔悴躑躅猶屈子之志也衡雲湘雨往往作爲詩歌以鳴其意有離騷箋註數卷其詞非前人所能道然而涉憂患寓哀感猶屈子之志也頃予視學三楚令嗣龍孫世兄過暦郢中手是編示予且謂予曰當先子淪落江楚披髮長歌時時不忘吾子庶幾能述吾所學焉今者履湘漢之故地攬屈宋之遺文吾子其有意乎余唯唯受而付之梓人亦曰先生之志屈子之志也其所爲

箋註者惻愴悲思結撰變化猶夫離騷之辭托于美
人香草山鬼漁父縹緲恍忽而情深以正也余辱先
生之知而未能詮次其義自愧于宋大夫矣
康熙壬子仲春武塘門人魏學渠拜題

附記

先生之成是書也在顓頊湘烟衡雨之時楚士之從遊者皆得見之龍孫世兄語余曰頃過郞水巳有梓成而自以其姓名傳者矣郭向註莊至今淆訛要亦名流觴徃藉高賢之筆墨冀垂聲於千載耳然辨有若之似以證尼父之眞後學之責也亟爲正之

龍孫之言曰先祖諱艮桂故第四段註中有云箘桂之桂去木止書圭者避先諱也乃贋本仍之以

自我著述之書避他人祖父之諱彌見其謬耳
先生箋註自大招而止屑本于宋玉以下俱有所
著并爲辨正恐後之學者不悉其詳則續貂者至
亂眞也

學巢手識

楚詞箋註上第一卷

吉陽李陳玉石守父箋註

# 離騷

自司馬遷解離為遭解騷為憂讀者相沿遂謂離騷為遭憂而作嗣是詞賦之家相與祖述遂添經字於其下顏師古解騷為擾動之義皆非也騷乃文章之名自是風之一種故風騷嘗合言之風之與騷譬古詩之與樂府也澹質靜穆曰古詩流動艷逸曰樂府風之為體一如古詩騷之為體一如

樂府南方自有此體二南廣漢之詩便已肇端不創自屈原自屈原出此體乃大乃妙爾讀者不先明騷之得名無怪於騷之下復添經之一字騷既爲文章之名經字不重出乎乃若離之爲解有隔離別離與時乖離三義蓋君臣之交原自同心而讒人間之遂使疏遠相望而不相見是謂隔離此離騷中有何離心可同之語一去而永不相見孤臣無賜環之日主上無宣室之望是謂別離此離騷中有余既不難夫離別之語若夫君子小人枘

鑿不相入薰蕕不共器是謂乖離此離騷中有判獨離而不服之語就騷解騷方知作者當日命篇本意而從來解者皆妄添之名目也離騷大意只爲好修二字與人異趣爲人所忌好修者必芳潔故喻諸香草蘭芷荃蕙[illegible]芙蓉薜荔胡繩木蘭菌桂杜蘅菊茝揭車江離之類不一而足小人好利好朋不好修臭穢所集故喻諸惡草曰艾曰椒曰茅曰宿莽曰薋菉葹既以兩不並立自然朋黨設問平生好修原爲潔白以事吾君一間之後君

亦以好修爲其眼中釘矣。一生吃虧。盡在於此。故篇首便曰重之以修能。曰謇吾法夫前修。曰恐修名之不立。曰余雖好姱修以鞿羈。曰吾將復修吾初服。曰予獨好修以爲常。曰爾何博謇而好修。曰固前修以菹醢。曰孰信修而慕之。曰苟中情其好修。曰莫好修之害也。即徘徊乎君。亦曰靈修。曰靈修之故。曰傷靈修之數化。曰怨靈修之浩蕩。望其君以好修也。一篇之中。反反覆覆。三致其意。只爲此兩字。若曰孤臣有何罪過。所得罪者此而已。內

問諸心外問諸人上問諸天下問諸神亦只此而已殆至九死不悔登天入地終惟故國之懷從先臣彭咸於江潭者亦只結果此兩字公案而已故千古忠臣悲痛未有如離騷者也每讀一過可以立身可以事君可以解憂可以忘年

離騷當分作十四段詳列于后

帝高陽之苗裔兮（原是楚國同宗）朕皇考曰伯庸（又是同宗世臣）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生年月日皆秉陽剛）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自小家教便服名義）名余曰正則兮

字余曰靈均。不說出名字以正則代名以靈均代字又是一樣寓言

此第一段言其爲同姓親臣。恩深義重。本非可離之人。且受天之氣。稟父之敎。自墮地來。便以正直爲則。高陽顓頊帝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初居丹陽傳國至熊通僭王始徙都郢是爲武王生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人在胸中初有微形曰朕古者上下謙詞通稱父死稱皇考皇大也伯庸其字正則靈均旣是寓名寓字則伯庸亦非其字可知攝提星名隨斗柄指十二辰

貞正也貞于孟陬時正月也陬隅也攝提時指東北隅也降舊解從母腹墮地非也乃惟岳降神之降。此乃屈原自負不淺處與高岸不合時人處。高平曰原所以名平而字原正則取平之法也故以寓名靈善也高原地勢雖高而寬平容物善均之象故以寓字詳原父當日揆度命名之意亦早知原之骨相他必磊落難平故以其名易之又取字曰原示以處地雖高嘗守寬平此原所以因思君而悲親志也。從來解者於此忽過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內有才又重之以修能外有才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芳潔自持

此第二段言其才行自負一味修潔焉有可離之端然其致妬之繇即在此

按離騷動以芳草自況如江離辟芷秋蘭等類動以惡草況小人如宿莽蕭艾等類蓋君子流芳小人遺臭所從來矣古語有之賢奸不同國而治薰猶不共器而陳離騷取義本此有國家者于小人則親之於君子則疏之是惡芳而植穢未必芳穢

都不知也紛言其盛所賁內美者非一也此字文勢當在既字之下而提居書字之上此文章家倒句重舊作再重之重非乃輕重之重也蓋有才而無行則人將輕之是故以修能自重修是省察克治整餙上事能是禮樂兵農鍊習上事離即蘼蕪生江中故曰江離芷即白芷生幽僻處故曰僻芷蘭得秋氣其香彌烈故曰秋蘭扈被也猶下言芰荷爲衣芙蓉爲裳也佩則巾帶之間也

汨音密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大丈夫當乘時作事朝

搴阰之木蘭兮(進賢)夕攬洲之宿莽(退不肖)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六字驚骨生人便從此老矣)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年深月久惟恐錯過負我建立)

此第三段言欲乘時効用贊助吾君早建大業所以速人致妬之辭即在此

阰山名木蘭木名花白如蘭去皮不死亦香木也生於高山之上喻君子之孤芳挺立不寄人籬落間若無搴之者不爲人所賞矣水中曰洲宿莽乃陳草蕪穢未經芟薅喻小人臭穢叢雜無攬之者

將阻險盤曙不死矣朝搴夕攬朝夕爲國家進賢

鋤姦也舊註併以宿莽爲香物葢始于郭璞之誤

郭以卷心草爲宿莽故有贊曰卷葹之草拔心不

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邇興有遠旨不知

卷葹即後女嬃所云薋菉葹以盈室三惡草也美

人舊以況君味下靈修乃婦悅其夫之稱復有衆

女嫉予蛾眉謠諑謂予善淫之語則美人當自

況明矣若曰予雖負此才美早乘少年而用之倘

遷延歲月鈍置靡閒圖事之氣衰自然不及矣譬

之美人遲暮○從前精華不可惜邪○所以歎草木之零落○傷盛年之不再也○屈子可謂銳于慕君矣○

不撫壯而棄穢兮○望君早回頭○回頭即是大度○何○不○改○乎○此○度○舊習難除○小人難捨○

棄騏驥以馳音馳騁兮○望君早着鞭○着鞭即是大路○來吾道夫先路○若肯向上○願為當先○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君明則臣良○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芳潔清新○不是一兩人○

彼堯舜之耿介兮○堯舜着耿介二字可思○既遵道而得路○聽君子指點步○步不錯○

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聽小人指點○只為一個捷徑○費無數周折○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言捷

徑者都是圖自便于君不便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誤身事小誤國事大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且勿論堯舜三后楚國先王接踵更急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不能得賞且得罪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明知叩說不出忍而不能舍也卻要說指九天以為正兮此心惟天知夫惟靈修之故也何敢使君知

此第四段言其諫君之誠不畏人妒乃釁所繇起上但說自己欲乘時建功此下乃望君乘時建功較自己為急人君不乘年壯時棄其穢德早自振

副則後無望矣欲乘時者先須改度將少年一副
情性翻然撤却另起一個規模方有做好事分欲
改度者又先須棄去小人蓋小人惑君動以捷徑
二字相聳謂賢者爲迂濶人君樂其言眞以賢者
爲迂濶矣豈知小人之所指捷徑乃幽昧險隘之
地初以爲捷徑究竟車仆馬顛皇輿敗績反成窘
步若大路康莊有騏驥之乘有先路之導從安安
行走捷徑者不惟趕不上且不得到矣天下無捷
路且有捷人得人而用譬之騏驥瞬息萬里當日

懷王之禍、受虧只在捷徑兩字、到敗績時尚不悟也、卽如秦令絕齊、召會結婚、上官子蘭輩人人以爲結好息民、省無數勞擾、可謂捷徑之至矣、豈知伏兵見執、是幽昧也、老死不歸、是險隘也、予之不從、豈憚殃哉、正恐殃及君國耳、椒圭、比君子之辛辣、蕙、卽苓陵香、佩之可以已癘、茝、一云蘼蕪、一云白芷、比君子之冲和、申、地名、或云椒之美名、菌本草之小者、或云凡木根香曰菌、葉香曰蕙、今言菌圭、當是言其根香也、三后、夏商周也、昌披、一作昌

被言其狂惑若被衣不帶者一作昌彼則狂惑同于會歡矣黨人朝廷結黨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以積害忠良偷樂者明知國事蘊伏禍端大家且偷一時安樂二字是黨人病根一味爲其富貴受享討說到國家正經事上誰肯擔干係此爲此二字在胸中所以戰守俱廢互相遮瞞有一人出頭來做必然互相排擠此千古公患不獨靈均之楚事爲然故雖奔走先後竭盡知謀方將可繼楚國先王之業而此輩之讒將乘此起荃音孫即蓀

也、香草生溪澗中、似石菖蒲而葉無脊、陶隱居云、古人多以此相稱、謂亦香美相憐之詞、故離騷謂君爲荃云爾、不揆度余之中情、反信讒而齋怒、此可憐者亦堪惜矣、齋、吹餔疾也、靈脩有才智、又善修飾之稱、古者婦人悅其夫之詞、借以比君、與上美人相應、此心難于自訴、故指九天爲正也、楚詞凡馳騁字、俱是馳騁、乃傳寫之誤、又菌圭之圭去木止書圭者、避先諱也、後做此

曰黃昏以爲期兮、熱心方作事、羌中道而改路兮、冷眼忽相看、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只謂別有路、原來別有人、余既不

難夫離別兮。離騷離字。於此出頭。傷靈修之數化。被人穿鼻。

此第五段、言君不見信。始則暫聽。終則回惑。始知妒已入矣。

古者婚禮多成于夕、故婚從昏、其期以上燈時爲度、故曰黃昏羌、發語詞、今江楚之間、所不解事、問人必曰羌、至今此語如故、但是強去聲、非平聲也

前既托喻美人。故此篇純以美人相約相求之事爲言。初既約定行事、至中道忽改、尚不知其何故、乃知悔遁有他、始知已有他人矣、他人既入從此

豈可復望再合悔則以余爲拙遁則終身不顧相見雖有成言徒成話柄天下事若但是一人關係即終身不見何妨但恐所關者大傷吾君更變無定爲人所窺破自是受人牢籠耳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爲君做定許多好事安排定許多好人）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假使從容長養漸漸時至將收其用）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局面微更一網打盡）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好利之說進則好修之事廢）羌內恕己以量

人兮各興心而嫉妒（自已不作好人反謂他人立異）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難道不知隨俗只是識事緩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無閑工夫與人徵逐）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清風自賞）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練要二字是上急字精髓）長顑頷亦何傷（清風自足）擥（音覽）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纚纚（孤芳愈堅）

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法古者自遺令）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潔身為民）

不是好異○下

既替予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還君子一個虛名○送歸林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天性生定○豈能爲小人改○

此第六段言爲君樹芳去穢○作許多事○而爲衆妒所奪○然我所自信法前修而無悔也○到此纍已成矣○

百步爲畝、十二畝爲畹、疏隴爲畦、蘭爲國香、大賢之譬、蕙次于蘭、小賢之譬、留夷揭車杜蘅芳芷、俱香草之至小者、又是一林一藝、可爲國需者之譬、樹衆芳者、樹衆賢之譬也、一句爲君留心如此○但

待時來以爲君用耳。今既不用我則已矣。其如衆賢何哉。自古一賢既去、則衆賢俱可以薰錮名目處之、故有衆芳蕪穢之譬、原其相妒之故、彼以貪婪爲民生之害、又以貪敎君、殊不念民生多艱也、我用是惡之、我惡彼、彼亦惡我、反謂我亦如是、天下焉有不愛錢不愛官之人哉、恕己量人四字、說盡末世陋習、自己本可做好人、而曰我不能、謂之恕己、他人要做好人、則曰我不能、彼亦不能、謂之量人、不知人各有志、何可一斷也、故非不知和光

同塵與之馳騖追逐、或可以免禍、奈我心更有急於免禍者、老至矣、修名不立、尚可隨波逐流、空過此一生耶、寧飲墜露、寧餐落英、以立書修名、但要自信得真、果是姱美、果是練要、須食不飽、面目憔悴爲顑頷、亦何傷乎、練要二字、應上急字、理身理國緊要處着功夫。一切馳騖追逐。皆末事也。要處不練、而貪婪是競、此楚國之所以敗也。曰攬曰結、曰貫曰紉、曰索曰矯、不但孤芳自樹。并要樹得堅固。八風吹不動。作一中流砥柱樣子。彼雖與心嫉

姤奈之何哉○薜荔緣木而生、與胡繩皆香草、胡繩根葉、可作繩索、纚纚、條理交錯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君不聽、投水死、屈原胸中、蚤巳有個榜樣、馬韁在口曰羈、絡在頭曰覊、纚簡之義也、雖然纚簡在我、異乎貪婪之輩、無如君心在彼不在此、誶、多言也、替、廢也、朝誶夕替、猶云朝奏夕貶也、纕、佩帶也、當其替時、君猶以蕙纕見遺、又申以攬茝、謂子大夫所好者芳潔、亦聊以芳潔遺之而已、此決絕之甚也、然芳潔爲吾心所善○雖歷九死不悔○豈以姤

妬遂移吾心哉

怨靈修之浩蕩兮浩蕩二字妙該盡願大欲奢却又渾終不察夫民心貪婪求索者知此民心爲何物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指貞爲淫淫者嘗態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當面極正背繩墨以追曲兮追曲二字妙背地極邪競周容以爲度彼此出力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自是相護方是世道中人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與我周旋生非其勝斷不怨人寧作我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今面寒鐵方是執法之臣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方圜無並畫屈心而抑

志兮忍尤而攘詬（藏頭取容　事更難）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致命遂志　事反易）

此第七段言衆妒已起釁已成忠臣受困矣然明知而生性不能改也

讒人害人必先進飛語中之謠歌亦其一也方言楚南謂愬為諑諑如木椓之椓釘入人罪牢不可拔到此說甚美人管甚遲暮善淫之言一入永離別矣舊註謂偭為背非也偭面也當面相看個個都是規矩之言改錯者借規矩以文過也其寔背

地皆是追曲、木從繩則正、今反以從曲、總是爲私
人做私事、止瞞君上一人耳、彼此周全相容便是
主盟大度、人人歸之、如此醜態、國事焉得不壞、鬱
邑、胸懷不開也、忳積氣也、侘傺失志、行住不定之
貌、鷙鳥、執伏衆鳥者、秉志剛厲、自然不與衆羣、既
爲國家執法之臣、安得與人苟同哉、方則必不能
圓、豈是生性與人異道、不如此則國事大壞、彼此
俱不相安、屈心抑志、猶言降心相從也、忍尤攘詬
清議之非、更爲難過、不如伏清白以死直、猶是前

聖所與大丈夫當知所以自處矣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去志已勤）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尚自徘徊）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退亦尋個乾淨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不與人爭進焉往而不得退）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初服甚不苟）不吾知其亦已兮（懷寶者不賣）苟余情其信芳（止要自信得眞）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越是能休越自古稀何處不風流）芳與澤其雜糅兮（何所進將）惟昭質其猶未虧（幸喜原樣在）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欲去復徘徊）佩繽

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去亦與人不同民生各有所樂

兮余獨好修以為常止要吾自有樂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

余心之可懲徒勞將刀劃水萬古清流自若

此第八段言姤暴既深便有抽身引退之思然猶徘徊躊躇不忍去尚冀覺悟不然退亦自樂矣相道即前所云來吾道夫先路也苦心佐助而不蒙察便當告退然猶延佇不去但曰吾將反而已益眷念吾君尚冀行迷未遠回車以待舊路即孟子王庶幾改三宿濡滯之意也然雖延佇而車馬

暫頓之地、尚依乎蘭臯椒丘、非芳潔不止、決不以世不我知、便不擇地、進不離尤、退可修吾初服、進退綽然、爾時之自處、亦不可謂不善矣、芰蔆也、生水中、葉浮水上、荷、蓮葉、芙蓉、蓮花之名、以此作上衣下裳、吾身雖退、而被服芳潔愈甚、但要自信得眞、安問知不知哉、且不但衣服已也、高冠長佩古人規模、竊且益堅、芳澤得以雜糅、幸此光明之質未虧耳、若使被黨人汚壞、雖有芳澤、亦安所施哉、香曰芳、潤曰澤、澤、脂粉之類是也、雜者、芳澤非一

品、糅者、研摩調合、備極細密、陸離、所佩光彩不定也、反顧游目、看得四海之大、不止此一都、便從此不合而去、吾所被服、不以不遇而減、較前彌章、則亦非黨人所能局促我、余平生受禍、在好修二字、然黨此不爲禍、黨人止謂吾窮困扼抑既甚、此心必懲、懲則必從其所爲、豈知體解不變、薑桂之性久彌辣哉、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舉世皆婦人女子）曰鮌婞直以亾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好修則孤）

立。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
好朋是好修二字對頭。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此第九段。託女嬃之詈。見衆妒之必不容。
從來詮者、謂女嬃爲屈原姊、不知何所根據、蓋起於袁崧之誤、袁崧因夔州秭歸縣、有屈原舊田宅在、遂謂秭歸以屈原姊得名、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即離騷所謂女嬃嬋媛也、後人遂於宅之東北、立女嬃

廟、搗衣石猶存、此與徐氏貂蟬同妄矣、則何不便名姊歸、其稱秭曾有訛乎、不知秭歸之地、誌稱歸鄉、原歸子國舜典樂官夔封于此、故郡名曰夔州、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然則歸即夔、後人乃讀爲歸來之歸、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葢夔鄉矣、酈道元好奇而不能辨、遂兩誌之水經註、故世互相沿習、按天上有須女星、主管布帛嫁娶人間使女、謂之須女、須者有急則須之謂、故易曰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言須乃賤女、及其歸也、反以作娣、娣者、正妃

之次、古者國君一娶九女、娣姪從之、後人加女於須下、猶娣姪之文、本不從女、後人各加女于其旁也、漢呂后妹、樊噲妻、名呂須、葢古人多以賤名子女、祈其易養之意、生女名須、猶生男名奴耳、屈原所云女嬃、明是從上美人生端、女嬃乃美人使喚下輩、見美人遲暮、輒亦無端訴厲嬋媛、賣弄之態也、申申、所詈不一次也、大丈夫不能遭時遇主、建立奇功、致使小輩揶揄、反來攻君子之短、而教君子以逢世之策、則亦足悲矣、舉鮌婞直、殀于羽山

之野所以賤屈原之剛終須到此地位婞訓狠非乃女子不肯低眉才色自負之態博謇者腹内雖然廣博口中却說不出口嘴既說他不過已自受虧況又好修爲其所忌爾既好修彼亦好朋此是君子與小人相形禍胎君子雖好修不過一人故曰煢獨小人好朋則一唱百和故曰盈室以一人敵衆人雖有姱美之節塗汙何難而舉世雷同又不可戶說反以衆口爲是議論一起將于何處自白徒有中懷鬱邑耳薋蒺藜也三角刺人菉雞脚

菉也亦刺人之物二俱喻黨人之荆棘葹卽前宿莽卷心草也拔心不死又黨人善于翻身之喻王逸註以爲枲耳非以上惡草今皆爲人所服以爲香草矣爾獨與之判別不服則爾之熒獨不亦宜乎女嬃言止此舊以衆不可戶說下爲屈子自言非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爾以予爲鯀請卽質之于舜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

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

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日康

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止爲不肯諫君爲太康一輩所以婞直夏

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

之不長止爲不肯諫君爲桀紂一輩所以婞直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

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止爲望君爲商周賢君所以婞直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止爲告君敬天所以婞直

夫惟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止爲告君師聖所以婞直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

孰非善而可服此爲告君受民所以婞直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

初其猶未悔初心如此本無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

菹醢前修如此亦非不量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時自

爲之于人何尤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

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既是中正抑有何恩駟玉虬以乘鷖

兮溘埃風余上征

此第十段、歷舉前世善敗、非好爲婞直以犯人之

情直是事君之道當然耳

此事各執一說、不如依前聖中道、則是非得失辯

矣爾以吾為鮌吾亦何言惟有喟然長嘆但憑此
心歷茲沅湘以南質之重華爾蓋當日殛鮌者重
華也吾所以事君者有一不合中正則果是婞直
與鮌同歸為重華之罪人矣以下皆敷陳其所以
事君者。九辯九歌禹舊樂也所以昭德而思前人
之功也何至大康便以為淫縱之具一夫作難家
衖遂失其後太康為羿弒羿又為其臣寒浞弒浞
與子澆又為少康滅其初止一淫縱而後遂君臣
父子相禍如此夏桀違棄常道辛紂葅醢賢人亦

只是淫縱二字作臬以此規君可謂之婞直否乎禹湯文武祇敬論道舉賢援能以此繩墨望君可謂之婞直否乎且皇天所以無私者只看人君有愛民之德者方與輔之否則不與置輔矣卽聖哲茂行下土歸心非曰吾能用之也但苟得而已倘一不然則下土去我矣瞻前顧後民心無極非義不爲我用非善不爲我服豈不可畏甚哉吾以此規君亦何婞直之有當時黨人競導君爲淫縱之事上不畏天下不畏民屈原每事與之反能無及

乎鑿方枘圓，以方投圓，自然不入，然寧如此，庶不謬乎前修。既前修不謬，吾得此中正，即茹醯甘之矣。攬[illegible]之泣，[illegible]為一身泣也，為國事泣也。柔茹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乎，而人不[illegible]國[illegible]，尚忍言哉。虬龍[illegible]而上之風，告重華畢，便欲為天上遊，蓋此人間，益憤濁之極也。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因叩重華，而遂遊。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世路儘寬，飲

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予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明明畫出與天爲徒不屑人間樣子）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天上亦有此輩）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情）

（亦到天上）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天上不可居又下人間仙丘）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思君道切寓言無女）溘

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尋個通事也學時人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求皇道之合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音畫其難遷好事難成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止爲康娛兩字擔閣了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皇道不可得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音虎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求帝道之合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小人毒口往往見賣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

巧。姚巧亦不可使作合眞難。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自求合又不可。君子所以難遇。鳳皇既受詒兮。君子中亦無可託。鴆犬奸惡。鳳皇又犬忠厚。恐高辛之先我。帝道又不可求了。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求王道之合二姚。却是中輿盛王配偶。理弱而媒拙兮。理弱媒拙四字。盡孤立寡援之情。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說不得哭不得。笑不得。是謂懷情不發。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不能忍與此終古。較不共戴天爲訏。

此第十一段。言既不爲衆所容。則因往叩重華。將

遊于四表上下。求索一遇。豈便無相合者。賈生所謂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都也。而處處窒礙。誰爲道達。雷師不具。飄風相屯。即天帝左右無人開關導引。況人間乎。孤獨難處。譬之求佳人而無媒。在佳人雖美無禮。既不我就。驕傲反覆。在媒則理弱詞拙。鴆告不好。鳩亦輕佻。鳳皇雖佳。又受詒于他人。天上人間。皆蔽美稱惡。懷情不發。且奈何哉。故此一段纏悽惻。可謂思君之至矣。

蒼梧、虞舜葬處、縣圃、乃崑崙神人所居、門鏤日瑣、

文如連瑣以青畫之曰青瑣靈之爲言神也羲和掌日之官弭節言少停轡使白日無遽落也咸池崦嵫皆日落處扶桑日出處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光照下地折其枝可以指日復進相羊即徜徉之意望舒月神名飛廉風伯名鸞皇雌鳳之長雷師豐隆也告以未具駕未全具也鳳鳥飛騰飄風雲霓皆空中之御紛總總其離合班陸離其上下言空中之御忽離忽合忽上忽下寓言天遊之樂不屑屑于人間世也帝閽天帝守閽者令之開關

見帝、閽者倚閶闔而觀望、不肯爲開關也、曖曖將罷、晴日已斜、上帝將罷朝也、結幽蘭而延佇、言懷芳不進也、蔽美嫉妬、乃人間之風、不謂天帝左右亦有此習氣、白水出崑崙之山、閬風崑崙之峯也、緤馬、猶言繫馬也、行到高丘之上、不逢神女寂寞無偶、能無掩涕耶、言求女者求賢君之譬也、自此已下、皆求女之事○初求伏羲氏之女、皇風也、再求高辛氏之女、帝風也、又求少康之二姚、王風也、如商鞅之三變其說、所求愈下、所遇愈難、故其情愈

苦但前有衆女嫉予蛾眉謠諑謂予善淫之語則知其以美人自況此則到處求媒又以美人況君比喻變遷倏忽無端此離騷之情也春宮東方青帝之舍下女神女侍者折瓊玉之枝以詒下女將使其通意神妃詒者言詞哄騙之謂俱寫出無聊一段痴想豐隆性燥令求虙妃所在冀其必得結言求其允也蹇修人名媒也理者陳說所求之情也紛總總其離合所言無頭緒忽離忽合不能結言之狀也緯繣糾纏不相交之狀難遷其意難移

也。窮石、山名。洧盤、水名。言神女既不我就、且盤桓于山水之間、無相見之意也。此女美則美矣、驕傲淫遊、一切不循理、將違棄我而改求他人、吾亦焉用求哉。寓言之意、蓋謂今日時君、誰不負才、皆是信美而無禮者。正若此矣。昔有娀氏有美女、爲築瑤臺以飲食之、教以歌舞佚、言其舞態翩躚偃蹇言其高居巍峩、后爲帝嚳高辛氏之妃、卽契母簡狄也、此託言求此女、恐高辛氏先得、蓋謂臣主之交。倘遇賢君、吾不先求、恐有人先入矣。鴆、惡鳥、毒

可殺人諂諛佞賊害人也託之作媒不言吾好反舉所不好以告則薦我處正是傾我屈原所遭盡是此輩雄鳩雖然性快一鳴卽逝便往爲余說合然性佻巧又相扶不起此亦小輩無關輕重之譬心猶豫而狐疑欲自往言又嫌自媒令鳳皇爲我言而鳳皇又犬忠厚恐受高辛之詒而先我矣是君子中亦是不濟之譬昔少康失國逃于有虞有虞之君以二女妻之世稱二姚舜之後也乘少康未以爲家之時託人留之亦自可偶無奈理弱媒

拙導言者不肯堅固作合蔽美稱惡猶之乎鴆也閨中邃遠既不能自與二姚覿訂有虞之君雖明哲誰爲寤寐發之伏妃簡狄皇帝之配既不可得二姚中興之合亦不可遇然則天之生我使獨也此終古無與將誰忍乎按當日懷王屈子勸勿西行是故篇之中上下求索言縣圃崦嵫咸池瓊臺白水洧盤皆西行之路所謂魂魄猶應聽此自蒼梧發軔因陳詞重華不自知其到此耳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天難問故決之神曰兩

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憐才者誰）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天生我才必有用）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去去莫莫問）孰求美而釋女（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行行重行行）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予之善惡（屈子因靈氛之告不覺情懷傾祭）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自是天生一種肺腸）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邪正顛倒）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芳臭尚且不知何況至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謂糞壤爲芳中椒自合居臭）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止爲涉逝甚難）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再決之巫咸）百神翳其備降兮（又決之百神）九疑繽其並迎（百神中九疑二妃當告我益重華二妃我所陳詞故）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靈氛說吉不知其故此下乃告之也）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但求同乎古人不患無摯咎繇之佐）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果能自信用媒則甚）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從來有君不患無臣有臣亦不患無君）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秖恐乘時）恐鵜鴂之先鳴兮

使夫百草爲之不芳還恐時過何瓊佩之偃蹇兮眾薆然而蔽之正爲偃蹇高而受折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蔽止掩美折則危身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巫咸百神更暢言靈氛遠逝之告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小人有變君子之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莫是好修之害直決出病根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芳屈子又因巫咸之告不覺懷情頓發初恨小人蔽美今尤恨君子不自立椒專佞以慢慆兮何意百練剛化爲繞指柔樧又欲充夫佩幃假氣節假忠直既干進而

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君子干進便爲小人所賤固時俗之流從

兮又孰能無變化誰能到此不渙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

車與江離大賢且變何況小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

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孤芳到底止可自信和調

度以自娛兮但求自娛不因人熱聊浮游而求女連求女亦是信步行將去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音虎遠游之誂至繇天分付來今不疑

此第十二段言求女如此其難人事全不可問請

決之神靈紛既告以遠逝心尚狐疑又決之巫咸

百神確然告余不可淹留一如靈氛所言則吉自此決意與世長別矣

自索藑茅至豈惟是其有女六句是屈原問靈氛之詞自曰勉遠逝至爾何懷乎故宇四句是靈氛所告告以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都也自世幽昧以眩曜兮起至謂申椒其不芳止其十句屈原因靈氛之告觸發其不平之感曰此時人情顛倒反謂小人可用君子不可用猶之艾與糞壤反以爲芳而椒蘭反謂不芳遠逝之說誠然也自欲從

靈氛之吉占起、至九疑繽其並迎止、共六句、是屈原到底疑靈氛遠逝之言、未必便可舍去、故又決之巫咸百神、及九疑之神、是皇剡剡其揚靈兮起、至莫好修之害也、共三十句、是述巫咸百神之告、謂爾但自好修、何必問媒、若是道將行、自有湯禹武丁周文齊桓之人出、如其不然、道隱則隱、不可淹留、靈氛之言是也、且爾之本意、欲乘壯年早圖建立、爾然其如世變何、不但小人不容君子、并要盡變君子、使蘭芷荃蕙、與蕭艾同、無他、止爲爾好

修之故耳。莫、是疑詞、猶云莫不是這些關竅也、自余以蘭爲可恃以下、至周流觀乎上下共二十句、是屈原因巫咸百神之言。更觸發其不平之感。曰神之言果是矣。初猶恨是小人與君子爲敵。今因神言而細思之。君子且盡變爲小人矣。君子猶可恨也。蘭生幽谷。初以爲孤芳可恃。及小人一挾。謂爾有芳而不結實。何容爾長于此。于是委其花而學衆草。且以草爲衆芳。苟幸而得與列矣。又如椒本芳烈之物。今且專佞。同衆人之怠慢淫慆。椒本

茱萸。非椒種類。今亦濫列椒囊而充乎佩幃。儼然小人皆風節矣。君子所以異于人。其孤芳爲人祇敬者。爲其不干進務入耳。今亦干進亦務入則必藉小人以進以入。又何芳之可敬哉。因時俗流從。本是無骨。今之君子。孰能無變化。其間有骨者其誰哉。椒蘭爲衆芳之大者尚如此。揭車江離。又可知矣。則是舉世將無一君子也。吾一人何獨淹於此乎。吾佩此椒蘭之芳。歷盡世艱。至今未虧未沫。則亦聊以自娛而已。卽向者歷高丘而求女。亦是

浮游無可奈何請自周流觀乎上下矣此一段之大意也筳是折竹爲占篿是結草爲占筳法至今不傳篿即楚人所謂茅卦今民間猶往往用之索藑茅則是問篿而并言筳者猶言筮者動曰卜筮也幽昧世人心事深也眩曜世人門面大也既無心事又無門面所以善反謂惡也艾臭草盈要者佩之遍腰蘭喜生深谷故曰幽幽蘭賢人君子之性也珵美玉玉書言珵大六寸其燿自炤蘇採也幃香囊也靈氛古之善占者巫咸神巫殷中宗世下

降、椒糈、卽今粽子、以椒褁之、所以享神、爲其備降神之來蔽天日也、九疑二妃之神、女侍紛紛、故曰繽其並迎、剡剡神來之光也、鼓刀、呂望屠牛事、謳歌甯戚飯牛之歌、該輔、總輔也、鵜鴂、卽鳴鵙、此鳥一鳴、則百草萎謝之時、以況建功立業、要在芳盛之年、偃蹇高貌、薆然羣聚貌、此段舊解、分靈氛巫咸屈子之言多溷、今正之、大都余字以下、方爲屈子之言、細讀自見、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自巫咸百神九疑一

決。方知璽氣遠逝之言不妄

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去亦

不苟。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不是人間行程。何離心之可同兮。初時欲求其合到此割捨惟恐其合。吾將遠逝以自疏。世棄君乎君乎更棄世。邅吾道夫崑崙兮。屈子一生夢魂不忘西行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天路自晴。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瞬息萬里。何爲久拘。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燕省乎何爭。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皇帝問道之鄉。窅然喪其天下。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方將指揮天人。何有時輩在眼。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天上

無徑路。亦無爭先者。路不周以左轉兮。與天同道。指西海以爲期。與地同周。屯余車其千乘兮。天上無孤立之聖賢。齊玉軑而並馳。天上無排擠之仙人。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世間急促那能有此。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天路無窮未可一往便盡。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從高視下舊都難忘。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物猶如此人何以堪。

此第十三段、言從此便割絕矣。人間不可住。且以天游自疏。黨人必不見妬。我從此逝矣。然而天路

雖濶周流雖適從雲霄之上回見故鄉又不勝僕
悲馬懷言念及此安能恝然舍此長往邪寫到此
滿肚皮忠君愛國之懷無處可揮淚矣
瓊紅玉也羞所以進飯也粻行糧也所羞之物分
段若紅玉之絜美所粻之糧舂淨若紅玉之精鑿
靡猶粉也邅轉也以雲霓爲旗晻藹猜光閃爍之
狀以玉鸞爲車上之節啾啾聲之清也天津析木
之津謂箕斗之閒益箕北天南天河所經而日月
五星于此往來故謂之津交龍爲旗鳳凰翼而承

之乃仙子騎鳳而竪旗于其上之狀也流沙西海居延澤沈括云即無定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或陷則人馬車駞以百千數無孑遺者赤水出崑崙昔老子出流沙訪古先生黃帝遊赤水失玄珠屈子言此亦託之乎棄智訪道將謂昔人之游也容與游戲從容之意西皇西方之帝也曰麾蛟龍曰詔西皇寫其胛脫千古旁礴萬物之態不周山名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山不合名曰不周軑車之轄節車之導抑志弭節恐一往遂過去

欲從容徐行也九歌禹樂韶舞則舜舞應前蒼梧重華陳詞也皇皇天陟陞皇之赫戲言不到天上不知天上之尊嚴赫尊嚴也戲嘆辭即於戲之戲舊解以爲實字誤矣踡局馬毛縮起不肯行之狀也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賢者不爲其身悲莫我知兮到底此却無人聽又何懷乎故都此是不解之言非決絕之言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打貼一死了了萬了

此第十四段收結一篇之意從彭咸所居盡將贊

以一死自明也○

凡曲終曰亂蓋八音競奏以收衆聲之局猶之涉水者截流而渡將到岸也故亦曰亂楚詞有亂故知其原入樂譜非僅詞而已彭咸諫君不聽赴水而死屈原已準備汨羅之遊從之得所歸矣第六段曰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到此相應固知屈原胸中先有定模不是因靈氛巫咸之告始尋結局也

楚辭箋註上 第一卷終